



倘若你能看到我的美好，包容我的过失，
沉稳给我依靠，一起白首偕老……

总有那么一天，我们会成为一家人，
就算做不了你一辈子的王妃，那么就做你的后妈吧……



一斗珠

YI
HU
ZHU

朵朵舞
著

下

一斛珠

YI
HU
ZHU

朵朵舞
著

下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艰难

从猎场回来数日后，因御前亲口赞誉子虞一句“聪敏忠孝”，宫中赏赐给晋王府虎皮、狐皮、貂皮各五十张，还有珍玩服饰九箱，其中更有稀见的青羔裘、紫丝履。两年来一直行事低调的子虞重新被宫内外重视起来，无人知道其中内情，只是口口相传晋王妃发现南国间谍的异动，御驾前报信，立了大功。罗郎将出身南国，一直为陛下所重用，能力和才华无可指摘，唯有身份为人诟病，这一次因为晋王妃的忠毅之举，也让朝内的有心人偃旗息鼓，不再谗言攻讦。

这日风和日丽，天色晴好，殷府派了车马来接子虞过府一叙。子虞原以为是徐氏寂寥，请她作陪。谁知到了殷府后，下人直接将她引入书房。宰相殷荣身着青色常服，先向子虞施礼，“王妃。”

子虞一见这位义父，心里就有一种难言的不安，却也不能真的受他大礼，于是挪了挪身子道：“相爷多礼了。”

殷荣仔细打量了子虞几眼，两眼虽含笑，却让子虞感觉到笑意后深藏的一种探视和寒意。

“王妃看起来气色很好，”他淡然笑道，“这几日在我耳边夸奖王妃的人可不在少数。”

子虞蹙起眉头，静待下文。

“越是这个时候就越是要小心，”殷荣手指轻轻在书案上一敲，说道，“别以为说好话的人就一定怀着好心。这次的事，你也算做得光彩。很多事过犹不及，就到此为止吧。”

“什么到此为止？”子虞疑问地看向他。

殷荣眼神变冷，瞥了她一眼，徐徐道：“看来你的消息并不灵通，还是那些夸奖让你蒙蔽了双耳？”

他说得毫不客气，令子虞微微变色，她愠然瞪视他，“相爷要是没有别的指教，我就先走了。”

殷荣对她的怒气并不在意，在她离开时说：“王妃这两年听惯了好话，就听不进逆耳的忠言了。可要总是只听好话不听坏话，小心好话也会变成伤人的暗箭。”

子虞出府时仍对宰相的话耿耿于怀，于是招来秀蝉相问：“最近可有什么新的消息？”秀蝉道：“听说南国皇子自猎场逃走后，悄无声息，京中人都对此事啧啧称奇呢。”子虞又问：“没有其他的了？”秀蝉低下头去，子虞瞧她面有难色，肃然道，“还真有什么瞒着我的事？”

秀蝉垂下眼睑，对子虞一拜道：“王妃听了不要着恼，不过是些无知小人的风言风语，奴婢怕污了王妃的耳。”

子虞心蓦地一沉，柔声道：“说吧。知道总比不知要好。”

秀蝉抬起头，眼神躲闪，口气支吾，“奴婢所知不详，是有几个狂放之徒说，王妃前去报信时在珉山随御驾一晚……”

子虞如遭雷殛，心里念的想的都是“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”，半晌后，她才缓过一口气，问：“晋王不知吧？”秀蝉忙道：“相爷已经严惩了几个好事之徒，现在已无人再提起了，王妃还请安心。”

殷相党羽众多，势力满布朝廷，他能出面，自然有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可子虞依然不能安心，谣言自古以来都是伤人于无形的利器，就算利器能被相爷化解，她欠下的又是一个难以偿还的人情。更让她害怕的，是如同殷荣所说的，不知谁在背后放出这样的如箭流言，用心歹毒。

她也许是担忧，也许是恐惧，比往日待睿定更加温柔体贴。睿定拥着她，清冽的目光如泉水一般，细细审视了她一番，笑道：“今天去殷府了？”

子虞轻轻点头。睿定道：“真是一张什么也藏不住的脸。”子虞眉眼略弯，盈盈一笑道：“不是妾藏不住，是殿下太擅长观人于微了。”睿定对她的赞扬照单全收，手臂收紧，将她搂入怀中，那一缕脉脉淡香从她的身上沁入鼻端，直如在他心上挠了一下，让他有一瞬的窒息。

“殿下。”子虞在他耳边轻轻唤。他略一晃神，随口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很不安。”

睿定神色温和，说道：“不安这种事情，要陪伴我们一生，你总要慢慢习惯。”子虞略微讶异，他又继续说，“宫里有许多的女人，终生在彷徨和不安中度日，倘若不学会怎样控制这种情绪，总有一日会被它击垮。你是我的王妃，应该坚强起来。”

子虞依偎在他的胸口，沉默片刻后静静一笑，“难怪殿下的话听着耳熟，殷相收我做义女时，好像也说过。”

“这是他在官场沉浮二十多年的经验之谈，听着总没有错。”睿定平静道。

子虞仰起头，沉吟道：“殿下似乎总是信服殷相的话。”

睿定不动声色，悠然道：“在我还是孩提时，太子已经确立，当时文媛又刚诞下睿绎，深受陛下宠信。我也像你一样，心里惶惶不安，仗着年幼无忌，几次在陛下面前直言，险些酿成大祸。幸好有殷相指点，才能化险为夷。”

子虞握着他的手轻轻一颤，“可是他，不像是一个无缘无故会对人好的人。”

睿定低声一笑，“难道我们身边，还会有这种人存在。”

“殿下，”子虞心中烦乱，轻声道，“连我一个深居后院的女子都知道，殷相不好相与，旁人怎会不知？与他谋事，无异于与虎谋皮，得到他今日的相助，来日不知要用什么样的代价才能偿还。”

“听说你总是对殷相不假辞色，这可不是明智之举。”睿定的目光在她身上流转一圈，叹息道，“他是你的义父，即使是做戏，你也要让别人知道，你和他是一条线上的。这样的话，就算有人想打你的主意，也要忌惮殷相几分。”

子虞也忍不住轻声叹息。

睿定温柔地抚着她的肩，“与权臣相交已经足够危险，与权臣相抗，就是愚不可及了。在我第一次接受殷相帮助时就已经知道他必有所图，但那毕竟是日后的事，眼下却还有别的烦事。”

子虞问：“什么烦事？”

“南国皇子由庆城南逃，路经七州，竟然顺利逃脱，这等奇闻，就是现在的烦事。”

子虞听到南国，眼神一黯，心下千转百转，又想到了珉山上那位帝王的身影，说道：“圣上真是不可捉摸的人，那日听到南国设伏，神色巍然不变。”

睿定笑道：“殷倪两相权倾朝野，面对陛下时依旧恭谨无比；皇后满门荣耀，在后宫依然温顺谦和。我们的陛下，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人。”

子虞缄默不语，她想到的是另一件事，三位皇子中，只有睿定口称陛下，从不见他唤过父皇，完全以臣子自居，这其中定有什么缘故。她想问，却终是张了张口没有出声。

过了一会儿，睿定阖上双目，呼吸平稳，似乎要入睡，子虞疲倦不已，轻轻转了个身，睿定突然伸手挽住她，说道：“明天还是备份礼送去殷府吧。”子虞微怔，应了一声。

房内复又平静如初。

第二日子虞依言备了厚礼送去相府，不管心中对殷相有什么想法，在外人眼里，她还是要倚仗他。殷府也立刻做出友好的回应，徐氏让几个嬷嬷带了回礼，又婉转地劝导了子虞一回，只说，父女俩闹什么脾气。

五月倏然而至，南国二皇子已经逃回国的消息遥遥传来，京城皆惊。子虞也觉得意外，北国重重布置，竟能让他千里潜逃，简直叫人不敢相信。朝中好事官员纷纷谴责边城守官，更有甚者，已经上书自请出战。这些谏言和文书到了皇帝的手里，都归于平静。他与先帝不同，对两国征战的兴趣并不浓厚。过了几日，众人已明白皇帝的意思，请求出战的声音渐渐消弭。

可是两国之间的问题并没有这么容易解决，依照南帝的脾气应该是立刻

兵戎相见，不知是他老了，还是金河之战后元气大伤，南国再次服了软，派出使臣做出求和姿态，愿意在金钱财物上给予补偿。这个消息传来，首先松了口气的就是欣妃，南国二皇子是她的胞兄，受此事牵连，不但外朝官员对她质疑，这几年来的圣宠不绝，险些在一夜之间天翻地覆。

子虞得知她的处境艰难，并不是来自谣言纷传，而是欣妃给她的书信，若不是情况不妙，这位昔日骄傲的公主怎么会摆出这样的低姿态。信中别无他物，就是怀念了过去的时光，子虞细细看了一遍，随手将信笺放入了妆匣内。

第二十五章

陷阱

六月下九适逢宫中阳会。交泰宫这日格外热闹，皇后置酒宴乐，请了各宫妃嫔和内外命妇。子虞入宫时正是烈日当空，天气燥得似要烧起来，宫道两旁的几株芭蕉，长叶舒展，绿叶荫翠，如画工无意着了浓色，叫人瞧了只觉得几乎透不过气来。

子虞随接引宫女走过宫道左转，到了交泰宫南侧的清凉殿，远远就瞧见殿门口跪着一个人，宫女打扮，不过才十三四岁的模样，生得玲珑乖巧，见子虞一行来了，她垂下头去行礼，一张秀气的脸在烈日下已经晒得通红。子虞见了心怜，问左右缘故，只有接引宫女脸含骄矜道：“那是在皇后娘娘前失了礼数，故而被罚。”宫女们闻言都觉讶异，皇后待人素以宽厚见称，想不到也有这样严厉的手段。

入得殿中，正是一片热闹。宫女以九人为数分成两队，藏钩待射。各宫妃嫔和内外命妇坐在席间，时不时相谈几句，又对宫女指指点点，似乎正在猜藏钩之人。子虞入殿时，玉城公主对身边女官说了一句，宫女中立时有人排众而出，将袖中的金钩拿出，席间众人纷纷笑道：“公主好眼力，又射中了。”这一转头，见到子虞来到，又招呼着迎入席间。

藏钩戏本是宫中极受喜爱的游戏，原本应由两队宫女藏钩对射，可今日

取乐，就由席间妃嫔命妇为主，阳会由皇后主持，不以金银为乐，射中者得海棠花一朵，颇为雅致。这等游戏就是考眼力和心思，子虞兴趣不大，凑趣玩了两局后就旁观起来。正在百无聊赖时，太子妃笑盈盈地坐到她身边，低声道：“那日猎场一别，我都没有机会向晋王妃言谢，原想送礼去府上，又觉得太过轻慢，晋王妃不怪我吧？”

子虞见她神色诚恳，想起当日那情景，笑道：“太子妃不必这样，我又没有帮上什么忙。”

太子妃微微摇头，“你只当是举手之劳，却真真帮了我。”

子虞不想她一门心思道谢，笑着略谈了几句，将话题岔开。太子妃也是直爽之人，明了她的意思，心中更是感激，谈论了一会儿觉得意气相投，倒比以前亲近了许多。两人是同岁，论生辰，是子虞大了两个月，太子妃亲热地拉住子虞，“称你为嫂倒有些生分，不如我们以后常常往来，私下以姐妹相称。”子虞推搪不过，便欣然答应。

两人言谈正欢，席间又一阵笑闹，女官高声报，“公主又射中。”玉城面前的海棠花已堆满，粗略一眼根本数不清几朵，在座人中以她射中次数最多，她也面有得色，顾盼生辉。太子妃皱皱眉，说道：“不过是游戏里占了些上风，值得她这样显露。”

听她口气，对玉城颇不以为然，子虞微微惊奇，说道：“玉城公主自幼聪慧过人，又深得陛下宠爱，有些傲气也是应该。”

“姐姐是厚道人，”太子妃道，“她哪是傲气，是目中无人。若要说聪慧，也不过是陛下和娘娘私心相宠。你瞧这些宫女，个个是玲珑乖巧之人，偏偏在藏钩时破绽百出，分明是故意给玉城射中，偏她还沾沾自喜。”

子虞看太子妃神色，与玉城似乎不和，随口敷衍两句，并不深谈。她的心中对玉城也是不喜，可太子妃身份特殊，又诞下皇孙，说话的底气与她自然不同。

席间除了皇后，欣妃、淑妃都称病未来，其余妃嫔不成气候，对明妃所出的玉城一片恭维。太子妃渐觉无趣，领着子虞离开大殿。

子虞原先便感到殿内有凉风，此刻到了玉栏旁，才知道缘由。殿后是一片荷塘，碧叶如盖，漫漫如接天际，红莲摇曳，亭亭玉立，凉风习习，带着

荷香拂面而来，清凉宜人。

两人食用了一些瓜果凉蔬，太子妃还特地命人将皇孙抱来让子虞一观。皇孙鹭儿尚在襁褓中，面色白皙红润，四肢软糯似面团，特别招人喜欢。子虞和太子妃逗弄了一会儿，让女官们送回，有个女官去而复返，说道：“殿前晒晕了一个宫女。”

子虞想到殿前见到那一幕，问道：“那个宫女受此重罚，难道冲撞了皇后娘娘？”太子妃让女官退下，微笑说：“她是三殿下宫中的，哪有机会冲撞娘娘。”三皇子睿绛尚未出宫立府，宫中多称三殿下，而不称齐王。

子虞心中不信，还要再问，身后已有人代为回答：“她不是冲撞了娘娘，是冲撞了天家的脸面。”玉城公主款步走来，音调中多有讥诮。

“三皇兄也是驭下不严，宠信一个宫女，还让她生出妄想，再怎么不济，堂堂皇子难道还会娶一个宫女做正妃？！这种事要是传出去，天家也要被人取笑。”玉城眼光一转到子虞身上，蓦地想起前几日欣妃在宫中发的脾气，心下腾起一股闷气，冷笑两声道，“不过这也不能全怪她，宫中已有先例，也难怪有些自不量力的人生出痴心妄想。”

子虞脸色变了变，太子妃已是忍耐不住，没好气地说道：“我未嫁之时，也不敢多言他人房中私事，公主倒真是言行无忌，传出去就不怕人笑话了吗？”玉城脸色一沉，想要反驳又有些忌惮，想了想又更觉愤懑，冷冷哼了一声就走了。

子虞遥望着她的背影慨然喟叹。太子妃嗤道：“看她那样子，还自以为一辈子是这里的主人，等出嫁以后，还不是要离宫，天家的名分也用不了多久了。”

左右都是太子妃亲近的女官，悄悄给她打眼色。太子妃也觉得方才几句过激了，若无其事转了话题，殿中喧闹，她却不想再回，转头亲热地和子虞说：“有一个好去处做消遣，你今日一定要试试。”

子虞和太子妃一起到偏殿后，见池边停着一艘小艇，这才明白太子妃所说好去处的意思。小艇两头尖尖，船身极小，只能容下两人，太子妃轻车熟路地上了艇，一手执桨一手招呼子虞。子虞见她这般模样，不觉莞尔。她嫁

入王府后一向谨言慎行，少作老成，此刻一时新鲜，童心大起，坐到艇尾。

几个内官执长桨将小艇推向湖心，太子妃用力摇桨，小艇如一支箭，倏地一下排开荷叶，转眼就消失在簇簇花团碧叶中。

湖面如镜，碧荷田田，小艇见缝插针，左转右蹿。这小艇观之极小，却很稳当，所过之处荷叶耸动，莲花摇曳。坐在小艇上风景更妙，太子妃一边摇桨一边侃侃而谈，将宫中几处胜景做一番点评，子虞听得有趣，两人笑声不断。

艇在湖中游，四处为荷叶红莲所围，不辨东西，太子妃左顾右望，半晌才老实道：“看不出方向了，看来我们只好随波逐流。”子虞笑道：“往着一个方向走，总有尽头。”太子妃应了一声，小艇直直地蹿出，笔直而行。

好不容易穿出丛丛花叶，湖心旁有一处水榭，玩了这么长时间，子虞和太子妃都觉得尽兴，忙向水榭靠近，这才发现水榭上早就有人，几个内官守在水榭旁，身着黄衫。榭中有两人，一个方面阔耳的老者陪着皇帝下棋。

太子妃低低呼了声：“倪相？”这位宰相为两朝重臣，论权位更在殷相之上，子虞曾远远见过两次，细细一看，果然是他。

小艇已到了水榭下方，内官们原以为只是两个不知事的宫女，近了才发现是太子妃和晋王妃，顿时犯难。皇帝抬起头，看一眼后笑了笑，“让她们过来。”

子虞和太子妃被接上岸，在水榭前跪拜谢礼。皇帝与倪相专心致志下棋，偶有闲暇抬头问道：“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太子妃见皇帝神色和悦，欣然答道：“臣妾与晋王妃想要采莲，误打误撞才来到这里呢。”

皇帝含笑道：“两手空空，看来并无收获。”太子妃将刚才迷失方向的过程说了一遍，她语音清脆，又善于调动气氛，连倪相都被她说得微笑连连。皇帝又问了几个问题，见她们都有疲色，便让宦官将她们送回。

这一往回走，才知道她们游转了半个皇宫，经明镜湖、方清苑，要回交泰宫有老长一段路。太子妃摇桨半日已觉得疲倦，靠说话来提神，一路停停歇歇，宫人正欲去叫肩舆仪仗，身后已有几个黄衣宦官赶了上来，手上都捧着木盒。见了子虞和太子妃，两个宦官笑道：“幸好赶上了。陛下着我等给各宫娘娘送花，刚才见太子妃和晋王妃空手而归，也命送来。”

子虞打开盒子，里面摆着两朵刚采摘的莲花，花瓣叠叠，似流霞飞丹，娇嫩得如同一张绮丽笑靥。

回府之后，子虞换上单衫，将两朵莲花摆在寝居内的玉瓶中，一则看这花朵娇美可喜，二则怎么也算御赐之物。才刚摆弄好，睿定就已经回来了。子虞想到今日所遇，心情极好，笑着迎接出去，却是一愣。

睿定身着便服站在正厅，神色仿佛平静，只是目光寒彻，如能冻人。下人们不知所以，噤声肃立，不敢稍动。子虞也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，还未开口，睿定已冷冷道：“都下去。”下人如蒙大赦，顷刻退了干干净净。

子虞不安地看着他，灯火如昼，将他俊美而冰冷的容颜照得纤毫毕现，似冰雕石铸。她轻呼一口气，柔声问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子虞的声音清脆轻软，是南方独有，每次都能让睿定服软。

可今次睿定丝毫不为所动，转过脸来，目光停留在她身上，沉声问：“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”

子虞的心扑通一跳，慢慢移开目光，“能有什么事……”

睿定瞧着她，目光沉凝，直逼得她喘不过气来，过了片刻，他才冷冷哼了一声，“这件事必然是殷相帮你瞒得严实。”

子虞的心陡然一沉，身子亦不禁颤了一下，这些都躲不过睿定的视线，于是眸底又沉了几分，他转身欲走，子虞突然抓住他的袖子，柔柔地唤他：“睿定……”

睿定脚步一缓，回头看她，但见她衣衫单薄，脸上已无半点血色，心下微微一软。子虞趁这个机会，拉着他的衣袖不放，“你就算要发脾气，也总要听我解释几句。”他默不作声，任她牵引到内间寝居，在屏风前蓦然停步。

子虞抬头看他，发现他的神情复又淡漠，冷眼看着房中一处。她转过头去，一瞧莲花身子猝然发冷，睿定用力一甩袖子，再也不看她，转身即走。子虞几乎觉得透不过气来，急急喊他：“睿定——”

可这一次，没能再唤他回头。

子虞在房中坐了很久，直到房中灯火全灭。秀蟬举灯入内，瞧见她的模样着实吓了一跳，取来外衣为她披上。

过了半晌，子虞轻轻喘了口气，仿佛还有丝茫然地看着她。

“王妃，”秀蝉低声道，“奴婢刚才打听到了一些消息。”

子虞在她的搀扶下坐到了床边，四肢麻木，几乎都不听使唤，她的脸色也不好，可依然给了秀蝉些微笑容。秀蝉顿时得到了鼓励，她明白自己与其他一般婢女的不同之处就在这里，绝对不在关键的时刻说一些无用的废话。

“殿下入宫并没有其他事，只是出宫之前，被玉城公主身边的人请了去。”

子虞方才也想过，什么人能不顾殷相的权威在睿定面前搬弄是非，现在终于有了答案。她先是一怔，慢慢低下头去，沉吟了半晌，摆手让秀蝉离开。可秀蝉并没有动，子虞知道她还有话说。

“奴婢见识浅，”秀蝉斟酌了一下，开口说，“可依旧觉得这事不同寻常，似乎专冲王妃而来，王妃千万小心。”

子虞定定地看着她，乌黑的眸子在灯火下有一种奇异的光彩，秀蝉不敢直视，微微垂目。片刻后子虞才怅然叹息，显然已经将这话听进了，秀蝉这才安然告退。

这一夜降了雨水，势头不大，却绵绵不绝，为夏日带来第一丝凉意。翌日一早，就有近侍前来禀报睿定，王妃病了。睿定没有表态。尽管昨日动静不大，但阖府皆知昨日的事，下人们摸不清主人对这件事的态度，于是一致保持沉默。

到了傍晚，仍不见子虞的身影，睿定上了心，询问左右，才知道王妃病弱未起。他一早以为子虞与他闹气，所以称病，现在听人回说是风寒入体，气恼之下仍不禁惦念，一时心思冗杂。

内院早已熄灯，只有子虞的房中有微弱灯火，小厮提灯将睿定引入房内时没有惊动任何人。

子虞躺在榻上，双目紧阖，似已入睡，只是眉间紧锁，想是梦中也不安宁。睿定刚才已听说她高烧未退，坐到榻边，轻轻抚摸她的额头，炽热如火，让他的掌心一颤。

子虞梦浅，几乎立时就醒了过来，灯火朦胧，她看着眼前人，以为这又是纷乱梦中的一角，疲倦地眨了眨眼。睿定只是沉默地看着她，脸色虽还沉

毅，目光已温柔了几分。

子虞见他如此鲜活，不是梦中模样，心里一酸，两颗泪珠就从眼角滑落。睿定为她擦去泪水，温言道：“这是何苦。”转头又瞧见衾被落在一旁，露出她素色衣袖，长发如藻，就要起身为她盖好。子虞以为他要去，挣扎着起来，拉住他，“别走。”

“不走，”睿定将衾被拉拢到她肩膀，“我哪里都不去，就陪着你。”

这话又勾起子虞的伤心，泪水簌簌而落。她幽咽着说：“当日的情况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，那时大营里没有人，我找不到商量的人，只能去找你，猎场那么大，我转了半天只遇到了陛下的随营，未说两句便昏迷了。等我醒来，天色都晚了，周公说夜里行走猎场并不安全，所以留在那里，陛下命人营中挂帐，彻夜举灯。可怎么回来，就被人传成了那样……”

睿定见她神色倦极，怕她伤身，一手搂住她，一手抚她的背，安慰道：“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”

子虞靠着他的肩，泪眼婆娑，委屈地说：“别人在你耳边挑拨，你都信了，我要解释，你连半句都不听就走了。你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睿定苦笑不已，拥她入怀，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和玉城不睦，所以她说的话，我只信三分。”

子虞捶了他一下，“三分你就如此。”

睿定握住她的手，笑容渐渐敛去，神色也平静下来。灯光将他的侧脸映照得如同刀裁，子虞看着，心思也随着沉重起来，她方才哭得狠了，头已昏昏沉沉的，睿定开口说了一句话，又让她重新清醒过来。

“子虞，我觉得宫里有人在谋划我们。”

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她抬头问，声音不住地轻颤。

“市井传言不过是民众穿凿附会，以讹传讹造成。而宫里则不同，那里从不无风起浪，任何一个举动，就隐藏着那些女人的放矢。”睿定平淡地说道。

子虞的脸色刷的一下雪白，怔怔地看着睿定，劝道：“也许只是个误会。”

“哪有这么多误会，”睿定的手指轻轻穿过她的头发，动作轻柔，声音却寒冷，“如果不是猎场有人报信，我会被人引到太子遇袭的地方？你想想，这才是最大的误会。回来之后我左思右想，总觉得这是有人在背后布局，将我

算计进去。前次是猎场，现在是流言，这些都是征兆，我们要是再疏于防范，就会被不知从何处射来的暗箭刺得遍体鳞伤。”

子虞觉得他的手一紧，几乎握痛了她。

睿定没有觉察，忽然转了个话题道：“自从皇孙懿出世，太子妃一家又获封赏。太子妃是皇后的侄女，这样一算，阳池赵家已经有两王两侯，后党势大。”

子虞打了个激灵，虽然早知他和皇后是面和心不和，可听到这样的话还是第一次，她柔声说：“皇后一族已成势，我们只有躲避，不然还能如何。”

睿定看着她笑了一下，为她理发拢被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看你病中无事，所以才说了些话，倒又让你受惊了。好好休息吧，”

子虞说话半日，早已倦极，看到睿定的样子，那些想劝他赴藩的话都咽在喉中，便闭目养神起来。睿定坐在榻前，眸色温润，轻声说：“我陪着你。”

子虞身体无力，躺了片刻就已昏昏要入睡，可脑里有一处清明如初，让她无法全然入眠，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睿定果然守约坐在一旁，手里捧着一本小簿，看得聚精会神，似乎正思量什么。他的身影挡住了大半灯火，在子虞榻前留下一片阴影。子虞稍稍安心，躺了片刻，又重坠梦乡。

她又回到那个纷杂的梦中：有一个绿衣姑娘在哭泣，子虞好奇地上前询问，原来那个姑娘在感怀身世，她与父母兄弟失散，流落异地，幸而遇到一个翩翩公子，出身高贵，家族势大。子虞不禁惊讶，便问，既然如此，你还伤心作甚？那姑娘并不言语，忽然提起头来，幽幽地说，你不是知道原因的吗？

子虞顿时一惊，循声看过去，那姑娘和文嫣长得一模一样，再仔细看，那不是文嫣，明明是她自己。

子虞吓得尖叫一声，从梦中惊醒过来，榻前是空的，睿定已经离开。窗棂泛白，一丝丝曦光从窗隙中透入，那样明晰的淡光，流转无息，让她感觉依稀还在梦中。子虞终于明白梦里那位姑娘的烦恼，她并不是单单嫁给了那位公子，还有那身后无处不在的政治。

玉城公主的婚事由宫中传出消息，京中功勋世族的人家没有不心动的。

玉城不但青春貌美，更是皇帝与明妃的掌上明珠，但有一丝尚主希望的都不肯放过。立秋之后，帝后二人在京郊校场观骑射，贵族少年几乎倾巢而出，各展其才。待帝后回宫后，从名单中挑出了十余个表现出众者，在宫中赐宴。领宴的欢欣鼓舞，虽然十多人中只能中一个，但是落选者能在帝后面前露脸，以后自有出头的机会，于是整个京城都跟着这股气氛热闹起来。

子虞以身体不适为由，推了好几次宫中宴乐。这一次秋宴公主选婿，事关重大，却不能再作推托，只好正装严谨，随睿定入宫。

帝后选了寿安殿举宴，此殿两侧皆可落帘，正好可以让玉城在帘后观人。明妃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即使千挑万选仍觉得不放心，请了四位王妃来给玉城作陪。除了太子妃和子虞之外，另外两位是诚王妃和信王妃。诚王信王先祖都是苗裔，诚王体弱留在京中静养，信王却远在戍边，镇守藩地。

子虞内心对玉城极为不喜，只怕相见时玉城又言出不逊。幸而这次玉城只想着自己的心事，安静乖巧地任由宫人装扮，倒比平时多了几分雍容娴静的感觉。四位王妃作陪，无非提点一些看人的意见给玉城做参考，各说了几句，就听见远远有丝竹声传来，宦官进来提醒时辰快到了。

此去寿安殿极近，于是由宦官举灯领路，路过一处假山石时，不提防山边那一头走过几个人，和引路的宦官撞做一团，宫灯落在地上，滚了两滚，火芯熄灭了。司仪女官喝道：“什么人如此无礼？”

众人抬头一望，却是一怔。那是几个僧人手执书卷，站在山石旁。玉城知道皇帝前日请了东明寺的住持入宫讲经，这必是随行的人。皇帝崇佛，宫中上下皆投所好，只有玉城自小厌恶供香佛经，从不信神佛之语。她目露轻慢，略略地一扫，当看到宫灯旁站立的人影时，蓦然顿止。

那个青年僧人面容无瑕，眉目端正如神祇的妙手偶得。宫灯的半团光晕照着他的灰色缁衣，虽衣着普通，无任何饰物，却越发衬出他神色肃然，出尘飘逸。众人皆是见多识广的人，却少见如此丰神的，心中都觉赞叹。

玉城弯身拾起落在脚边的一幅卷轴，宫人都来不及阻止。卷轴的系绳散落，露出一角的落名——怀因。玉城盯着看了片刻，只有两个字，她却细看好几遍，像是怕遗漏什么。

“这是你的？”她问灯旁的僧人。怀因上前施礼，“正是。”玉城略低头，

又看了一眼，才递给他。这个举动不符规矩，司仪女官皱起眉，语气刻板地说：“莫误了时辰，公主请行。”

玉城脸庞绯红，诚王妃和信王妃也催促，只好走了。僧人中有个年少机灵的，瞧着一众人簇簇拥拥地走了，咋舌道：“好大的做派。”话音才落，后面又有宦官宫女引着仪仗过来，看模样不是妃嫔也是王妃，那年少的僧人声音清亮，只怕已被来人听见了，吓得面色苍白，手足无措。

子虞跟随在玉城仪仗后，凡事由信王妃诚王妃料理，索性就做了闲人，因此就落在队伍最后面，隔了些距离，将假山石旁少年僧人的抱怨听得清清楚楚。她素来不是惹事的性格，又觉得那僧人年少莽撞，情有可原，便对提灯的宫女道：“佛前子弟不可怠慢，让两盏灯，好让他们出宫。”就此将刚才那句话揭过。僧人们自是感激。怀因也抬头看了一眼，与子虞的视线一触，但见她眸如点漆，目光如秋水翦翦，且灯火如昼，将她绰约的身影笼在其中，翠袖罗裙，身姿窈窕，雪玉似的一张脸庞，眉目莹然，清丽得难以描绘。

怀因不过深望了一眼，心上如同被人打了一拳，怔忡难言。心里隐约觉得似乎哪里见过，又仿佛隔了千山万水，朦胧中只见了这么一面。他自懂事起就在寺中长大，从未遇到这样的情形，一时愣住了，直到宫人们拥着子虞走远。

寿安殿阁宇辉煌，风景宜人，盏盏宫灯映在青砖上，犹如飞金点翠，照得夜色消融，满室如昼。礼官说完祝语，气氛更加热闹。几位受邀的公子在席间端坐，个个举止大度，气宇不凡。皇帝见众人兴致正高，便命人取了早先拟的两题，试探他们的才华。

在座的公子都是世族出身，诗作等难不住他们。子虞等人在帘后看得分明，诸位公子十分出色，其中有两位尤其突出，不但相貌堂堂，才情更是出类拔萃。等众人做题完毕，就有宦官领旨来问玉城公主的意思，宦官走后，不过一会儿，明妃就亲自来了，看她面沉如水，众人都觉得奇怪，悄悄一打听，才知道玉城选了郎将晁寅，那是在座公子中最不起眼的一人。若说他家世才貌也都是好的，可放在这些公子中就难以让人另眼相看。后宫中人都觉得玉城的眼光古怪，议论纷纷。